

推開一扇文化的大門(上)



人與事
馬瑩瑩

回歸二十五周年，對於澳門這座城市來說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。身邊的前輩、友人紛紛抒寫了對回歸的喜悦，回顧着回歸前後的點滴變化。而我，二十五年前，還是一名在廣東上學的小學生，看到幾名穿着漂亮服裝的同學正準備冬日晚會上的《七子之歌》，熱烈的氣氛讓人感受到一件普天同慶的事情馬上要來到。當旋律響起後，「Macau」這顆小種子便不知不覺埋在了心裏，它引領着我，讓十八歲的我來到了澳門——一座文化的大觀園，轉眼間十多年過去，我可說是澳門繁榮穩定的親歷者、見證者，這些年在澳門幸福地生活、學習、工作並追尋理想，我想這絕對離不開祖國的日益強大，離不開「一國兩制」的成功實踐。

我深感幸運，來到澳門第一站便到了「小而精，小而美」的澳門理工大學，這座城市總是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名家名師。當我還是一名音樂專業的學生時，最喜愛的莫過於音樂課。當時有幸跟隨韓國女高音李秀環學習，她從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博士畢業，溫文爾雅，教給我波蘭語、捷克語、俄語、意大利語、德語的藝術歌……她總是給予這個自信不夠的我信心，讚美我的歌聲宛如天使。後來又有機會遇到了美國大都會劇院男中音歌唱家Brain，他那有趣的靈魂總是遠遠地就向我展露笑顏，或是來一場友好的掰手腕比賽，或是即興地唱起歌來，他總是能夠自然地散發出讓周圍人都感到愉快的魔力，而他的歌聲更是感人至

深，讓我意識到歌唱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汲取了外語歌曲演唱方法後，我決定專注於中國藝術歌曲，畢竟母語演唱最能把情感帶入了。從中國藝術歌曲中，我汲取了豐富的古典詩詞養分，時常沉浸在那詩意盎然的意境中。在畢業音樂會上，我演唱了林樂培先生創作的《李白詩三首》，並有幸獲得林先生的親自指導。這些經歷，都成為了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回憶。

「雙慶」之年，在玉蘭花開的時節，三十多名港澳作家獲邀「回家」，到了中國作家協會、中國現代文學館、故宮等地參加文學活動，港澳文學是中國文學大家庭的一分子，但還是首次「回家」，我有幸見證這一隆重的歷史時刻。在天津馮驥才藝術博物館，我見證了一位歷經磨難後仍堅守在一座城市的藝術家，他用自己的力量守護着這座城市，勇敢地保護文物，學術上引領學生，他的作品精彩紛呈並充滿整個藝術館，令我由衷地充滿敬意。我也感激中國作家協會準備的鮮花，從我的手中把敬意傳遞給馮先生。

文學之路，要特別感謝凌雁先生，他是我的文學引路人，十多年來，他始終給予我鼓勵和支持，近年甚至把《澳門作家文集》主編的重託交給我，這份信任促使我不得不加速自己的成長步伐，畢竟起初寫作對我而言只是一種自我溝通的方式，是一種習慣，就像喝水一樣，甚至並不知道這些文字是否有機會與讀者見面。澳門對創作者來說是包容的，這裏也有一群才華橫溢的作家，他們用文字共同構建出澳門的文學花園，而我，願盡所能，讓這座文學花園更加繽紛燦爛。



市井萬象

「凝眸」

「凝眸——十六至二十世紀典藏珍寶藝術展」正在廣東省博物館舉行。該展匯集來自多個收藏單位的近四百件（套）藝術珍寶。圖為展覽中的「金鑲寶翠絲五鳳冠」。

中新社

臨岸觀海幾春秋



自由談
吳捷

適合強迫症的休閒方式有那麼多，過去一年，我卻選擇了讀《左傳》。有空就讀，讀到胸悶氣短就拋下，有時要歇好幾天才緩過來，攤開筆記本繼續。不是沒看過這類長篇編年史：《資治通鑒》從卷首到盛唐這段，我讀過三遍；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，中譯本六百餘頁，一個月也熬過來了。畢竟前者以清簡流利的宋代文言寫成，後者時間跨度不到三十年。不似《左傳》，上古漢語，二百五十多年，雖有楊伯峻先生的詳註、《東周列國志》的補充，依然磕磕碰碰，東倒西歪。

但讀史的樂趣在於上帝視角，臨岸觀潮。歷史之海從無平靜之時。小潮因勢而聚為大浪，彼此搏擊壓伏時，其後已有小小波瀾連連生成，翻覆，洶湧，推，捲，濺，躍，挾着漩渦水花，突然聳起一面暗綠的高牆，隨即撞碎在沙灘，泡沫匍匐，餘波徘徊。

成年人的經歷與此相似。除非離群索居，否則海欲靜而浪不止，震撼人生的事件如潮水有期，頻繁且規律。試回憶過去五年：宏觀上，一個影響全球的疫情、數個地區性戰爭；微觀中，個人和小家庭的生老病死、悲歡離合。年末，寒風清峭，高林靜，霜鳥飛，撥動壁爐中星星閃爍的灰燼，竟有些害怕未知的一年。想走入神話的野外木屋，看巫婆塗滿血水晶的指甲，輕叩布滿雲霧的水晶球，獠笑的嘴角，悄悄吐露未來的秘密。

不過，且慢，面前正有《左傳》。讀史，是將自己放入人類乃至地球、宇宙的坐標系中，尋找比例和分寸，減緩憂懼。春秋時，人不知有南海、西域，「華夏」限於今晉冀魯豫一帶；邊緣的吳（江蘇）、楚（湖南）、秦（陝西）被視作蠻夷。諸侯間一如後世國際關係，今天你攻打我，明天我糾集多國部隊反擊，混戰一氣後大家又結盟和好了。伯羅奔尼撒戰爭相似，希臘城邦拉幫結派，大打出手。多數人為之辛苦奔走的謀略、爭吵、流血，後人看來只是蝸角之爭，歷史的浪潮並未

因之倒流、擴張或蒸發。將參照系進一步擴展。Ed Yong在《I Contain Multitudes》引用一常見比喻：若把地球迄今的歷史壓縮為一年，則生命於三月起源，人類在十二月三十一日晚十一點半左右才登場。無論帝王將相還是匹夫匹婦，在地球、宇宙中，無非連綿浪濤中的一星浮沫，閃現一瞬就消失，而在消失之前，它對明天、明年，對即將被拋上的波峰和被拖入的深淵，都一無所知。

只是，由這種小大之辨推想到極致，難免要感到一切徒勞，萬事虛空，就容易頹廢了。

以宏觀為參照，是為培養明辨輕重緩急的智慧。如果懂得歷史之海永存，前浪後浪永續，其下還迴旋湧動着「命運」的暗流，就會明白在不斷發生的事件中，哪些對自己真正重要，從而保持一定的超然與獨立。茨威格一九三九年五月致信奧地利作家赫爾曼·布洛赫，說自己想試着「像讀一百年前的歷史一樣讀報紙，」某事並不「因為是今天發生的，所以就是重要的。」英雄所見略同，羅素在《How to Read and Understand History》中也說，許多事物出現時激起的興奮，遠超其真正重要程度，故需以讀史的方式看時事。

或者說，需以讀史的眼光看一切。由



此，你會掃開媒體和身邊蛛網上的雞毛蒜皮和情緒刺激，更加專注於重要之事：或扶老攜幼，或傳道授業，或潛心創作，不為取悅時人或留名青史——浮沫之於大海無比渺小，對海潮幾無影響——而只為了愛、寧靜和快樂。你會悲，會喜，也許會被一再打入深淵，但你不曾刻意榨盡每一滴淚中的鹽，也不會膨脹為一戳就破的水泡。你的悲喜和愛和悔恨，不因宇宙和歷史的龐大而無足重輕：正是宇宙的元素，進化的末梢，多少歲月的積聚，多少偶然的凝合，才出現了有情眾生，出現了你的大腦，就在此刻，思索一星浮沫之於滄海的意義。

你會俯瞰歷史之潮，看到「衰頹的景象就在盛滿中，發生的機械即在零落內。」潮流的走向需經年累月才能看清，而在那之前，你將日復一日經歷漂泊，體驗動盪，在種種不確定中仍然說服自己，日復一日堅持出席、創造、累積。你要與命運的暗流弈棋，因為生命裏湧起的浪濤並不都是偶然。命運落下一子，你統觀全局，盡量優化，應對一子。敲子落枰，每一步你都可以考量、選擇。

你還會發現，極少有人背負主角的光環。大魔王互掐、昏天黑地之際，不起眼的角落裏忽然冒出一個小巴拉子，因緣際會，三五年間橫掃六合，把大王小鬼們都收拾了——這是《資治通鑒》的敘事套路。但那個小巴拉子肯定不是你。《聖經·傳道書》說了，「快跑的未必能贏，力戰的未必得勝，」好人未必好報，否極未必泰來，武功全廢眾人厭棄之際沒有魔教大姐青眼相加從此笑傲江湖。凡人只是在身外和心內的搖盪不定中，偶爾抬眼望望星空，專注，從容，居安則留心以慮患，處變則堅忍以圖成。

此時，一千七百三十六頁的《春秋左傳注》橫亘桌上，我仍未讀完。但我不必尋找巫婆和水晶球了，因為光陰往來，浪潮不竭，無需預測已可知，新年中必將發生許多事情。海浪將把浮沫捲低、打碎、拋起，閱歷過滄海的浮沫則有從流漂蕩的冷靜和勇氣。

楊伯峻編著《春秋左傳注》（修訂版），圖為上冊。

多肉的品格



如是我見
魯力

新年伊始，萬物復甦，家裏的多肉開得很燦爛。產自墨西哥的「吉娃娃」，形態似菊花，葉色從綠色逐漸變為藍綠，略帶淡紅與粉白。「石蓮花」葉片呈蓮座狀排列，葉色為淺綠或藍綠，並覆蓋有一層白粉或蠟質。「秋麗」是多肉植物中的經典品種，雖然嬌嫩初期不如「桃蛋」和「臘月」美麗，但養成老樁後展現出更為艷麗、典雅特色。拼插後種在一起的多肉盆景，有紅花、有白茹、有綠瓢，相輝爭艷，為新年增添了幾分春色。

多肉這種植物，在古代被稱為「綠寶石」。這個稱呼源於多肉晶瑩的外形與奇特的生長環境。多肉以其淡雅色彩，幾片肥厚晶瑩葉片，超強貯水能力，默默地乾旱沙漠裏綻放。這種獨特的生存能力，被古人比喻成鑽石一般寶貴，因此得到「綠寶石」雅稱。有詩讚：「不是真花卻似花，厚體肌膚似紗。萌意可人名肉肉，千姿百態惹人誇。」

以小巧玲瓏，多姿多彩，且耐旱好養的多肉，成為家庭綠植

的新寵，風靡都市生活。與普通綠植相比，多肉更似藝術品。現代都市人雖白日忙碌奔波，仍心存田園情結，依然會流連於這小巧玲瓏的小生物。夜晚回家，見到光影下寧靜的多肉，內心已平添了幾分春意。

近年來，多肉盆景已成為高檔室內盆栽。我在周寧多肉園看到的一盆「九尾白狐」，真可謂「巧奪天工」。據介紹，這盆「九尾白狐」創意起源於《山海經·大荒東經》中曰：「有青丘之國，有狐，九尾」。始見於先秦，至漢代被奉為祥瑞之意，象徵王者興。周寧的這隻「九尾白狐」，白色的狐身，繃上多條「九尾狐多肉」，經過兩年多的精心栽培，遂育成這隻「九尾白狐」。夜晚觀之，在光照之下，白狐熠熠發出白光，九尾低垂，長達一米多，活脫脫一隻「九尾白狐」再生。

中國的多肉，大都產自雲南與福建。這裏氣候宜人，四季如春，加之花農頗有種植經驗，使兩地成為多肉生產基地。我曾多次到周寧參觀多肉生產工場。據陪同的陳文卿縣長介紹，多肉已成為周寧農業的重要一環。周寧的多肉園不僅是一個觀賞景點，更是發展新型農業的縮影。在縣政府支持下，不僅通過直銷，更經由電商及直播平台，拓寬了它的銷售渠道，使多肉逐步發展成為周寧年產值數千萬的重要農產品。這既增加了農民收入，也成為鄉村振興的一條新路。

人們喜愛多肉，不僅因它的造型獨特，已成為綠植藝術品，更是愛其堅韌不拔的品格。多肉生長在沙漠，以其頑強生命力扎根在乾燥貧瘠的土壤中，吸收着極少的水分，卻照樣綻放出生命光彩。多肉品格之堅毅，令人嘆為觀止。在古詩中，它們常常被比作沙漠中的綠洲，逆境中的勇士。一葉葉的多肉，帶著堅韌的生命韻律，綠不若初春的翠，紅不如艷秋之耀，只是兀自生長着，相伴着平靜的生活。



▲多肉植物。作者供圖



人生在線
文秉懿

電影《破·地獄》牽動許多人的情緒，激起心湖串連漪。我觀看電影後也思潮起伏，其中一項令我思考的是身體語言的問題。

外國人以擁抱、親吻表示感情和關係，我們對於這些身體語言，總是帶有保留。成年人之間，除了情侶、夫婦，鮮有這類行為，男女「授受不親」。《破·地獄》中不乏這些鏡頭，演員演來自然，感動人心。甄小姐捨不得去世的兒子，希望保存其遺體，以俟將來科技發達，逝者復活。魏道生利字當頭，硬着頭皮接下這宗生意。事成之後，甄小姐抱着道生痛哭。在公眾地方擁抱徒具買賣關係的陌生人，可見她是何等激動。其實她明白自己的要求瘋狂，只有這個以賺錢為目標的人安慰她，為她完成心願。那一刻她不介意對方的意圖，而是一廂情願地肯定這個只見過幾面的男人是唯一了解她的知心人。她的肢體語言，勝過千言萬語。於是，她解開心結，她釋懷了。至於道生，從始料未及顧客的反應，發展到欣然接受這

身體語言

個充滿感情的擁抱，覺悟到自己的價值，改變了他對做生意為金錢的信念。

郭文玥以冰冷臉孔待人，就算在親密如母女的蓮姐面前，也是如此。直至蓮姐逝世，她在遺體額頭輕吻一下，這是最後一個機會讓她接觸所愛的人的身體，一個吻代表了無法言喻的深情。

郭文風之後，手腳欠缺便利，女兒文玥主動為他清潔身體。他對此十分反感，堅決反對。他的反應，固然出於捍衛自尊，也是遵守拒絕與成年女兒發生親身體接觸的規條。結果他還是放下堅執，接受了女兒的照顧。衝破這道防線之後，女兒可以放膽詢問有關二人相處的問題，縱使父親仍然迴避，兩人的距離已經縮短不少。郭文到底是思想守舊的人，感情內斂，態度拘謹，在遺書中才道出對女兒的疼愛。也許那一刻他懊悔，他稀罕女兒的擁抱。

道生探望郭文，郭要搔癢，卻搔不着癢處，道生立即為他搔個痛快。對於兩個成年男人來說，這是親昵的行為；要是這個場面在公眾地方出現，相信會引來路人奇異目光。這種身體接觸，證明兩人的關係已經昇華，突破了生意搭檔關係。郭文就是在這個情境把營業牌照交給道生，他全然信任這個

他曾經質疑的人，相信道生可以秉持良心，繼續發展業務。

影片最後一個肢體接觸的場面，是志斌與文玥在父親喪禮上的擁抱。兄妹一向心存芥蒂。志斌決定移民，在文玥眼中，這是拋棄中風父親的私自行為，二人關係降到冰點。最後文玥在靈堂上為亡父破地獄，志斌輔助進行。儀式完成，兄妹擁抱，一個動作，打破隔膜，把兩顆心緊密連繫起來。在電影結束時，鏡頭前出現文玥與哥哥一家的合照，她第一次展現燦爛的笑容。

情到極深，每說不出；蓋一說出，情便淺也。身體語言，勝過滔滔不絕的宣告，賽過綿長情話絮語。



▲電影《破·地獄》劇照。